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洋铁皮盖儿的房子

孙 且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洋铁皮盖儿的房子

孙 且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洋铁皮盖儿的房子/孙旦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436-6

I. ①洋…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0867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8

插 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组委会

名誉主任：盖如垠

主 任：朴 逸

顾 问：陈凤翥 王洪彬

副 主 任：张力斌 王亚平

委 员：李建华 杨成志 王阿成 唐 飏 高 弟

编委会

主 编：王亚平

执行主编：杨成志

副 主 编：陈 明

文字统筹：姜胜群 朱珊珊

艺术评审委员会

主 任：王阿成

副 主 任：杨成志

委 员：（以下按姓氏笔画力序）

马仅广	王亚平	王阿成	王洪彬	刘金祥	朱珊珊	张 一
李方元	李五泉	李仅平	陈凤翥	陈 明	何凯旋	尚 一
杨成志	杨治经	范震飏	赵旭忠	姜胜群	郭淑梅	郭崇林
高 弟	贾宏图	唐 飏	梁 帅	梁晓声	蒋 巍	喻权中
彭 放	潘红莉	戴供龄				

谨以此书送给我的姥姥——戴张氏。

这是我姥姥的名字，也是千千万万跟我姥姥一样
勤劳、善良、坚忍的老式劳动妇女不朽的名字！



我姥姥(后排右侧站立者)

目 录

- 一、给自己的小说写个序 /1
- 二、我爹在一九六八 /23
- 三、抓特务 /47
- 四、姥娘 /80
- 五、会跳大神的老井婆子 /99
- 六、老毛子兵营 /119
- 七、老巴夺在下趟街的拐角儿 /137
- 八、我和小丫的爱情 /157
- 九、爱到我们院儿溜达的馋猫 /177
- 十、契卡 /195
- 十一、保罗与维拉 /217
- 十二、柳芭的牛奶和向日葵 /236
- 十三、打击侵略者 /256
- 十四、为了列宁 /275
- 十五、一九七一年的月亮下 /300
- 十六、偏脸子的 8848 米 /319
- 十七、有轨摩电车 /348
- 十八、老尼古拉耶维奇的银扣子 /371
- 十九、通往东方红的铁道 /395
- 二十、我当了叛徒甫志高 /419
- 后记 /441

一、给自己的小说写个序

我童年的全部记忆都储藏在偏脸子，在偏脸子的月亮、星星里，在偏脸子的洋铁皮盖儿的房子里，在偏脸子每条转弯抹角的胡同儿里，在我家这个大杂院儿和这趟街的人们喜喜乐乐、生生死死里，在铁道南的荒草甸子里。秋风刮过荒草甸子，蚂蚱子攀在草梗上滴溜儿地转动它那机警眼珠子，排成人字形的大雁向南高飞……

我从小就住我姥娘家。我姥娘家住在偏脸子。

“嘣，嘣，嘣梆——”

收泔水的老穆头儿走在前头，他的灰毛驴低着脑袋、迈着碎步跟在后面。它是认路的老毛驴。老穆头儿慢吞吞地敲着手里的木头梆子，梆子掉了一块儿不大也不小的茬儿，发出的声音如我家对面屋豁了门牙的老井头子说话，四处漏着风。

“穆姥爷，你的梆子劈柴烧火得了，让老樗眼子再给你做个新的。”我知道老穆头儿不舍得他的破木头梆子，故意逗他。

“这可不兴，可不兴，”老穆头儿把破梆子缩到怀里，“这宝贝疙瘩，比你岁数还大哩。”

老穆头儿冲我嘿嘿笑着。

老穆头儿梆子响的一前一后，我家的电匣子也嘀嘀嘀地叫起来，一个女的在里面、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翘翘着嘴说：“现在是北京时间，十八点整。”

电匣子报完了钟点儿，播新闻之前，总是先放段“进进进”的进行曲。

电匣子说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去北京串联的五十万人的红卫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不能只发动一回，要发动许多次。我巴望着我赶快长大，这把没赶上，好赶上一拨儿，也去北京，去看闪金光的天安门，看站在天安门门楼子上的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安门上挥着他的大巴掌。

我姥娘抬头瞅了瞅墙上的老挂钟，“又该拨拨钟点儿了。”

我家的老挂钟是个慢性子，走上两三天就落到电匣子钟点儿的后面好几个格儿。

我家的老挂钟是我姥娘的嫁妆，烟台产的“宝时”，关里家跑黄皮子，它随我姥娘一起在龙口上了火轮船，漂洋过海来到哈尔滨找我姥爷。我姥爷在道外的银匠铺里学手艺。我姥娘说的黄皮子不是老井婆子说的黄鼠狼子，而是小日本鬼子。

我姥娘老了，老挂钟也跟着老了，像我姥娘一样手脚不太利索了。

我踩着炕柜打开老挂钟的门。我姥娘把那黄色的铜钟摆擦得锃亮，反映着我的小脸。我闻到那久远的年月隐藏在檀木色时日背后那陈旧的气味。

我拧上弦，摇晃着钟摆，使它动起来，把长针和短针直直地拨成一条线，小铜锤不慌不忙地有力气地敲打起来。

“当，当，当——”

在穿堂里都能听着我家老挂钟的敲打声。我家和我的时间从远处又赶了上来，不多也不少。

二狗家的黑烟囱高过我们院儿其他家的烟囱一大截儿，呼呼冒出来的黑烟一个劲儿地向天上蹿去。

二狗家外屋地的锅台下，二狗正闷着头，身子一前一后，呼哧呼哧地拉着风匣。

二狗家的大铁锅里正炖着满满一锅的高粱米饭。二狗他妈说，俺们家是此地人，就爱吃囫囵个儿的粮食。我们这趟街大多数的邻居街坊和我家一样是关里家人，二狗家是臭糜子。我们关里家人管此地人叫臭糜子。此地人过年爱吃用黏糜子面做成的酸豆包。会跳大神的老井婆子也是臭糜子，她管我们关里家人叫山东棒子。

膀大腰粗的吕民庆第一个拎着泔水桶出了院儿。

老毛驴的鼻子啾啾地喷着热气，它认识我们这一片所有的人。

“爷们儿，又一天。”吕民庆跟老穆头儿打招呼。

“可不，又一天——”老穆头儿扯着长腔儿。

日头马上就要掉到荒草甸子尽头的地平线的后面去了。

日子是一种周而复始。在这永不停歇的周而复始中，有人老了，有人

死了，也有小孩儿下生了，他们终究有一天也会老，也会死。

我去撕月份牌。不管撕去还是不撕去月份牌上的日子，这天也没有了，再也不会有了。我有些隐约的伤感。

我们院儿里会说古话的老胡头儿拎着马扎子在院儿当中一坐，人们端着饭碗围拢过来，老胡头儿又开始讲故事了。

“先有了中东铁路，后才有了哈尔滨，那咱的道外还叫傅家甸。”

老胡头儿一开口，时间就被他扯出去老远老远。

“文化大革命”前，老胡头儿在曲艺团说评书，如今造反派不许他在社会主义的舞台上长袍马褂地说那些封资修的玩意儿了，要他去看收发室。可在我们院儿，早早吃过晚上饭的老胡头儿一把芭蕉扇，一壶乌龙茶，仍有板有眼地摆他的龙门阵。

老井头儿一盅小酒下了肚，不服气老胡头儿，抬着杠，说自个儿也是老哈尔滨人，真正的此地人，不叫哈尔滨，而说哈拉滨。

哈尔滨火车站是哈尔滨的正中心。哈尔滨火车站建在松花江南面的土岗上，那一片就叫南岗了。

机务段西墙外是坦克道的抚顺街。

抚顺街的整条马路上铺着方面包形状的石头，道中间隔着大解放车那么宽的距离，再铺上两条直溜溜儿的石板。我和耍伴儿们叫坦克道。

老穆头儿拉泔水的毛驴车每天都从这里过，毛驴的蹄子“嘚嘚嘚”敲在石板上，传出老远老远。

老胡头儿纠正我们，抚顺街的长条石板不是跑坦克用的，是跑沙俄哥萨克炮队的。抚顺小学就是原先的老毛子兵营，铁道南荒草甸子里的小灰楼是军火库。

可我们仍叫坦克道。马拉大炮没有轰隆隆的坦克车威风。

沙俄哥萨克炮队的背影早已远去了，我和小耍伴们在石板上推轱辘圈儿。

抚顺街向北的尽头是消防队的防火楼子，转过弯儿就是去南岗的彩虹桥。

抚顺街把整个偏脸子分成上坎儿和下坎儿。

夹在机务段的大墙和抚顺街的中间是齐刷刷的铁路官房，石头和砖

砌成的房子，洋铁皮盖儿刷着翠绿的油漆，墙上刷着米黄色的石灰，里面住着在铁路工作的公家人。

偏脸子的楼都在抚顺街上，有我们这一片最大的合作社，有二十九中学和抚顺小学，还有绿色的邮局、白色的卫生院。

我们下坎儿的人得天天去上坎儿。

“她婶子，干啥去呀？”

“去地包，领孩子上卫生院扎古扎古病。”

地包是老毛子话，火车库的意思。老火车库就在铁路机务段的围墙里面，人们就把这一片叫地包了。扎古是此地人话，打针吃药的意思。我们这里的人习惯说着不同地方混在一起的话。

站在抚顺街向岗下望去，又窄又长的缓坡儿上，趴趴房挤挤插插地堆委着，形成一个挨一个的杂乱的院子。

有一个趴趴房的房山头上竖出的黑烟囱比别人家的都显眼，那是二狗家的黑烟囱，这个院子就是我家住的大杂院儿。

用老胡头儿的话说，偏脸子是咱们人的叫法，咱们人管偏坡地叫偏脸子地，老毛子人叫纳哈勒。

“话说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大量形形色色、身份复杂的俄人流亡到了哈尔滨，这里头有白俄贵族、旧官僚、旧军官、旧地主，还有大量的地痞无赖和妓女。中东铁路局便把咱们这片坡地划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贫穷的俄国人，叫‘纳哈罗夫卡村’，意思就是流浪汉、流氓、无赖居住的地方。后来，闯关东的咱们人也来此居住。两个国家的穷人混居在一起。”老胡头儿没有了长袍马褂，还习惯拿着腔儿端着调儿。

我家住的房子就是穷老毛子房，我们叫板夹泥的房子。

穷老毛子房跟老毛子的铁路官房比，房盖儿是一样的，也是洋铁皮盖儿，墙却是板子和泥砌成的。两层板条子夹起来的中间灌着锯末子，里外再糊上泥，抹着白石灰。

我家住的穷老毛子房冬暖夏凉。

光复后，许多老毛子走了，空出来的房子，又有许多咱们人住进来。我下生那咱，苏联变修正主义了，咱们国家跟苏修的关系破裂，又有一大批老毛子回他们的国家去了。

我家的左邻右舍仍有不少老毛子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自个儿的国家，像柳芭，她生在哈尔滨，她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中国人。他们是漂泊在海上永远也靠不到岸的小船。

老胡头儿说老毛子人在哈尔滨杀了不少自个儿的人。

“苏联红军打进哈尔滨，捷尔任斯基的契卡也赶来肃反了，市郊的乱坟岗子，每晚的枪声跟爆豆子似的，把星星都吓回去了，天一直暗无星光。”

咱们人和老毛子邻居住的这些穷老毛子房破败了，多半的房子，墙上的土黄色淡到能瞅见后面的石灰，墙皮成块地掉落下来，露出里面交叉的板条子，就像瘦弱的人露出根根儿的肋条骨，没有油漆的铁皮盖儿生出黑红色的锈。

我们院儿的大门口儿有棵粗粗的老榆树，老人说，先有了这老榆树，后有了安心街。

晌午，日头透过老榆树的巴掌大的树叶和铜钱大的榆树钱儿，细沙子般软活活儿地洒在院子里，洒在房盖儿上，洒在我家的窗台上。

吕民庆家的大花猫领着刚下出一窝的崽子，爬上暖洋洋的房盖儿，脑袋枕着两只前爪子，懒洋洋地睡着了。

我家对面屋的老井婆子说卖老博代的吕民庆五大三粗。我问老井婆子吕民庆哪儿五大哪儿三粗。老井婆子哼达我，小孩子家不许问这个。吕民庆的小手指头跟其他大人的大拇指头那么粗，可他会吱吱呀呀地拉胡琴。

吕民庆的娘跟她儿子吕民庆说，咱家的人丁要兴旺。吕民庆的老婆就一年接着一年地连着下出了六个崽子。

我趴在炕上，也迷糊过去。玻璃上的反光像痒痒的小毛毛虫，扭歪着身子从脚心儿一直爬上我的大腿。

“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老井婆子盘腿坐在炕头儿边摆扑克，边叨咕着一套一套的陈谷子烂芝麻的嗑儿。

老井婆子炕席上那转圈儿摊着的长虫盘到晚半晌儿，还常常分成两截儿，没有腰，脑袋和尾巴分着家。

“今个儿又是不吉利的日子，忌动土，忌出远门。”

二狗他妈闲着没事儿了，两个手插到袖筒子里，趿拉着鞋来老井婆子家，屁股搭在炕帮上跟老井婆子凑齐说着找不着影子的闲话。

“昨天晚上，俺三更天起夜，听见耗子在墙角的洞里磨牙。”二狗他妈跟老井婆子叨咕。

“千万别惊动了老耗子精，它在帮你家数钱呢。”老井婆子用手杵着二狗他妈的大腿。

二狗他爹瘫痪在炕上，二狗他妈常偷偷地去求趁钱的老麻帮衬帮衬。二狗家穷得没有钱，耗子上哪里去数钱。

在我们院儿，老胡头儿说古话，老井婆子说瞎话。

老胡头儿给我讲过伍子胥吹箫，讲过苏武牧羊。老井婆子跟我说过马猴子背媳妇，说过耗子精嫁闺女。

老胡头儿和老井婆子俩人瘪瘪的肚子像变戏法的那个口袋，不管怎么向外掏弄，也掏弄不到底儿。可老胡头儿讲的明天咱们接着说的半截子故事，会在我的梦里接上。老井婆子的瞎话，我转过身就丢到屁股后面。

老百姓当家做主人不兴银匠的手艺了，我姥爷如今在空调机械厂里当钳工。我家的邻居街坊干啥的都有，就是没有当大官的。脖子根上有个大筋包的吕民庆在铁路货场扛大个儿，老毛子话叫卖老博代，跑腿子的老麻骑三轮车给单位拉脚，臭汗脚的马大胶皮鞋焊洋铁壶，拉帮套的老巴夺是华梅饭店的面包匠，贪生怕死的瘸胳膊走街串巷收破烂，大老鳖的老樨眼子是比毛驴子还犟的木匠……

后院儿的板障子那边住着养奶牛的老毛子柳芭和穷白俄贵族老尼古拉耶维奇。

柳芭家挨板障子种着丁香花、沙果树和向日葵。紫色的丁香花开败了，沙果树的白花接着开了，白花落了，向日葵黄了。

每天早上，柳芭边唱歌，边给大花牛撷奶。

“哎！沿着彼得大街，穿过特维尔马车站，哦！穿过特维尔马车站，铃儿响丁当……”

大花母牛快活地哞哞叫着。

我还是喜欢柳芭唱卡林卡。

“美丽的卡林卡，卡林卡，卡林卡，花园里长满了卡林卡……”

柳芭告诉我，卡林卡就是冰凌花。

白俄贵族老尼古拉耶维奇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还不忘捧着厚厚的硬纸壳皮儿的书高声朗读。

“假如痛苦的泪水如今还噙在我的眼窝，它终究会凄然落下。假如希望的火花依然燃烧在我的心坎，它一定会重新迸发。同我在一起吧，仍像往常那样，啊，跟我说话，即使一句，好让我的心在这句话里寻找……”

柳芭教给我好多俄罗斯的民歌，我知道了，土地不仅长庄稼，还长着优美的民歌；老尼古拉耶维奇教会我好多普希金、叶赛宁、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的诗歌，老尼古拉耶维奇说诗歌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这些歌曲和诗歌像种子埋在我的心底，只等着在春天的雨中发芽。

我们的老毛子邻居，跟我们一样非常穷，再穷家里也得挂着油画，再没饭吃也得读书，他们经常凑到一起，拉着巴扬，吹着口琴，唱起让人忧伤的歌曲。

日子里有实在过不去的坎儿，老毛子去道外的七道街卖自个儿的东西，卖的时候不知道讨价还价。男人当掉皮大氅，女人卖掉毛披肩，甚至家里的银叉子、银勺子和雕花的家具，可没有一个人卖掉自个儿的乐器和家里墙上的那一小幅油画。

柳芭家的油画上画着的是伏尔加河。

老尼古拉耶维奇跟我说，这是人的最起码的底线，是向上帝发的誓言，是俄罗斯诗人们给他们的良心，还说我长大了，终有一天会明白人的灵魂需要比什么都重要。

我瞪着小眼睛，懵懵懂懂地听着。

咱们人一遇见手头儿紧了，会挨家挨户借钱，拉下一屁股的饥荒。家家的日子都很紧巴，遇到来借钱的，让人非常为难。有的人家还为了钱，爹和儿子、两口子之间打仗。

咱们人和穷老毛子的邻居有那么多不一样。

我最好的要伴是二狗和三子。

二狗大脑壳，三子尖下巴。

二狗和三子都淌大鼻涕，还从来不擤。快淌过河了，二狗一筋鼻子抽回去，三子用袖子去抹，抹画成五花脸。

二狗仗着自个儿身板壮实好惹事儿。二狗迈着八字步摇晃着走道，瞅着不顺眼的，就闷着头去撞对方。遇到厉害的主儿，两个手指头压在舌头上——一声尖厉的口哨，呼啦上来一大帮人，二狗知道自个儿跑起来比王八快不了多少，就捂着脸蹲下，挺着后背让人家当鼓敲。

过后的二狗含着眼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

三子见状，旋风般地跑了。人家没影了，他拎着根儿棍子牛哄哄地来了。

三子会小恩小惠。三子有了钢镚儿就去上坎儿干巴鱼家的冰棍摊买根儿小豆冰棍，他我和二狗一人先咬一口。

“别，别咬前头儿的小豆。”

三子玩儿什么输什么，他输光了玻璃球和掼记就来找我和二狗。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的我和二狗只好出去合伙欺负小孩子，帮他赢回来。

刚掉屁股的工夫儿，三子又输光了。

“你和谁玩儿？”

“四歪歪。”

“你和四歪歪玩儿就是老井婆子说的‘穷人打官司’到底都是‘输’。”

比我们大的四歪歪，左右手的食指比所有的手指头都长出一大截儿。老井婆子说着嘎牙子话，“四歪歪是天生的贼。”

老胡头儿说过我们偏脸子历来出流氓、马子和贼。

有时，我和没章程的三子合伙来对付二狗。

我们院儿的人家养鸡，都养老母鸡，母鸡下鸡蛋，只有二狗家养着一只鸡冠子耷拉下来遮住眼睛的芦花大公鸡。

二狗哼着鼻子，“养公鸡是为了让母鸡除了下蛋，还下小鸡，别人家养母鸡只能下蛋。”

二狗家会算计。

芦花大公鸡伸伸着脖子在前头走，母鸡们跟在后头咯咯咯叫唤着。

芦花大公鸡走到哪里，母鸡们跟到哪里，形影不离。人只趁一个老婆，二狗家的大公鸡趁许多老婆。

过五月节撞鸡蛋，我和三子从没赢过二狗。二狗家大芦花鸡下出的红皮儿鸡蛋，壳儿有石子那么硬。

我和三子想出个馊主意，在鸡蛋尖尖腩的部位抹上老樨眼子做木匠活儿的臭骨头胶。胶水干了透明，表面上一丁点儿也瞅不出来。

我和三子耍的花招儿把二狗兜儿里揣着的鸡蛋一股脑地全撞了个稀巴烂。

二狗瞪着大眼珠子，舌头伸得老长，“这是咋回事儿？”

整个夏天，二狗光着脚在松花江边儿的稀泥里踩蛤蜊。二狗将蛤蜊瓢儿碾成碎末儿拌进鸡食儿里，喂他家的老母鸡。有一天，二狗家的芦花鸡脸憋得通红，从后院儿紧赶慢赶回窝，前脚刚迈进门，鸡蛋掉了出来，滚到地上，鸡蛋皮儿却没磕破。

二狗要在下一年捞回来。

我们院儿的小闺女里，小娟跟我最要好。

小娟喜欢用她细面条的嗓子唱歌。

“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越看心里越亮堂……”

我们在天半黑不黑的时候玩儿藏猫猴，小娟最愿意跟我躲到一块。有一天，我们一起躲到后院儿的黑咕隆咚的胡同儿里。一条黑影嗖地窜了过去。

老井婆子胡咧咧过，我们院儿有成精的黄皮子，黄皮子的窝就在后院儿的大木头堆里。

小娟使劲儿地拉着我的手，脑袋钻到我的怀里。

月光里，她的眼睛比天还黑，像星星一样亮晶晶。

小娟瞅着我，“俺长大了，给你做老婆。”

我不想要小娟做我的老婆，我想要万姥姥的外孙女小丫或者比我大许多的柳芭做我的老婆，可怜的小丫得病死了，柳芭回他们的国家去了。

老婆不光是跟我光身子睡觉，给我生一大堆孩子出来的那个女人。

我们下坎儿唯一像模像样的房子是二火磨的大车间。

老胡头儿管二火磨也叫双合盛火磨。解放了，资本家夹着尾巴逃跑了，火磨归人民了，大门的牌子上如今写着——哈尔滨市第二面粉厂。

二火磨是二层的红砖楼，可比四五层楼还高。

二火磨天天向外整火车皮地拉白面，可我们却天天吃粗粮，细粮是稀罕物，过年过节才能吃上几顿。穷老毛子再穷却天天吃白面的列巴。

我还想，为什么偏得种苞米和高粱米，种苞米和高粱米的地为啥不都改种麦子？这样，我就能够天天吃馒头。

偏脸子最主要的街道是十字街。

偏脸子的十字街不是很直溜儿，是刚学会写字的小孩儿，写出的横和竖有些扭歪着。

十字街的北边是烂眼子爷的小铺儿。

小铺儿是公家的，烂眼子爷只是个看门的更官，可我们大家都这么叫，这么叫着顺口。

小铺只卖些油盐酱醋，大闺女小媳妇想买抹脸的香香得去大合作社。大合作社在上坎儿。大合作社卖的玩意儿可全科了，大到腌酸菜的缸，小到顶针和洋火。

偏脸子的人家都掌上灯了，小铺儿还开着门，烂眼子爷帮忙卖货。

烂眼子爷的眼睛总是红红的，不停地用手摩擦淌出的眼泪。

十字街有偏脸子唯一的一盏宝贝疙瘩路灯。那盏高高举在电线杆子上的路灯“啪嗒——”一声亮了起来，它比我们家的灯晚点上半个时辰。

那点儿豆大的亮照在屁大的地上，晚归的人们老远就能瞅见它眨巴着眼皮打瞌睡的样子。它像河上的航标，起到定方向的作用。

吕民庆、戈比蛋、老穆头儿等几个人前后脚来到小铺儿，他们天天凑到小铺儿里围着柜台喝烧酒。一小碟花生米，半大壶糠麸酒。

红扑扑的颜色儿总是先挂到戈比蛋的脸上。会唱蹦蹦儿戏的戈比蛋哼起了小曲儿。

“咱们先说地，后说天，说完了宝塔，再说旗杆儿……”

“咱们再说旗杆儿。”吕民庆和老穆头儿拍着巴掌帮腔儿。

在铁路五一五道线当搬运工的吕民庆来喝酒为了解乏，没讨上老婆的老穆头儿来喝酒为了解闷，戈比蛋为了啥，没人知道，就像没人知道他

的过去，他也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起过。

戈比蛋是流浪汉，倒插门进了擗擗腩家。

路灯熄了，小铺儿关了，星星也早早地睡去了。

天边儿只剩下一个星星了。有时，我睡不着觉，就躺在炕上瞅这颗最亮的星星，想心事儿，想着想着也慢慢地睡着了。穷贵族老尼古拉耶维奇告诉过我，它叫启明星，一直会亮到天亮。人的心中也要有颗启明星，有了它，人就永远不会迷失。

十字街的南边是水楼子。

水楼子归住在里头的擗擗腩婶子管。我们偏脸子的所有人家都去水楼子挑水吃。庄稼没有水会干死，人没有水吃也会干死。

水楼子有四节楼高，上面一圈儿粗，下面一圈儿细，大脑袋小细脖，一扇临地的窗户，从窗户旁边儿伸出个大拇指般粗细的水管。我们就从这管子接水。一张水票一桶水，二张水票挑一担。水票得去委主任李大脚那里去买，一张水票一分钱。委主任李大脚拿来她前窝的闺女用过的作业本，在写过字的背面盖上红戳，撕下来就成了水票。没有了红印色，委主任李大脚就把戳凑到嘴巴上，大张着口哈气，盖出的戳来，瞅不清个壬午卯酉。

放水有钟点，上班前和下班后的一早一晚。擗擗腩在窗户里头收了水票，就把水龙头拧开，水小孩儿撒尿一般地流出来。挑水的人常常要排成蛇一样的队伍。

有地方着火了，救火车“嗷，嗷——”开来了，停在水楼子上头伸出来的如大腿般粗的弯管下，水哗哗地冲出来，碰在铁罐的沿儿上，渐起透亮的水花，白里有蓝，浅浅的蓝，这是我瞅见的最白的白。我瞅得痴了。我就巴望天天有着火的。

擗擗腩的男人就是浓眉大眼的戈比蛋。没工作的戈比蛋整天端着肩膀头子，架架着四个兜的料子衣服进进出出，像个大干部。戈比蛋是老毛子话，大官的意思。

两个不般配的人成了夫妻在一起活的好好的。

十字街的西面是座小教堂。

大教堂在上坎儿，叫“喇嘛台”，运动刚开始，红卫兵就给拆了。这热